

稀见小说《幻中游》

薛 英

小说《幻中游》，在国内未见传本。见于书目著录有：

1. 孙子书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明清小说部乙，

2. 日本大塚高秀《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改定稿》（初稿）
21055条；

3. 谭正壁先生《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卷之三章回小说篇四十条，又见《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下编章回小说部七十五条，

三家对《幻中游》著录的基本情况大致相似，但亦有差异。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了原书，当然也就可以谈得较为具体一些了。

关于原书之分卷情况，三家均未注明。从原书前之目录来看确实如此。仅在目录的第十八回后左下方刻“目录毕”三字。不过在正文却分作了四卷，卷与卷之间未刻完处均为空白，明显地是卷次之间的分割。各卷卷端题名相同，均是《新刻小说幻中游醒世奇观》，并与卷次相连，唯卷一、卷三刻作卷一、卷三，卷二刻为二卷，卷四则刻成卷之四。十八回的分卷是：第一至五回为卷一，六至九回为卷二，十至十三回为卷三，十四至十八回为卷四。根据每卷卷端题名及正文分卷、卷数的实际情况，我觉得完整地反映书名的著录应该是：

新刻小说幻中游醒世奇观 四卷十八回

目录和正文前的每一回目文字均为一句。十八回目共是十八句。如下：

第一回	老宿儒七帖方登第	第二回	幼神童一相定终身
第三回	念民艰挂冠归故里	第四回	为友谊捐贲置新宅
第五回	孝顺男变产还父债	第六回	真烈女舍身报母仇
第七回	穷秀才故入阴魔障	第八回	富监生误投陷人坑
第九回	应考试系身黄州狱	第十回	鸣师冤质讼督宪堂
第十一回	励坚节受尽百般苦	第十二回	度灵魂历遍万重山
第十三回	观音寺夫妻重聚首	第十四回	藩司衙师徒再谈心
第十五回	狼虎店义仆救主难	第十六回	碧霞宫神女授兵符
第十七回	忘夙仇孤嫠脱困陋	第十八回	建奇功全家受荣华

从以上所列回目文字来看，有两点可议处。一是如果把每两回回目文字合起来看，便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对仗比较工整的对句回目文字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正文分卷的作法实是比较勉强的。然而，这种现象也决不是出现在《幻中游》这一种书中。例如：题“名教中人编次”的《好逑传》和题“荻岸散人编次”的《平山冷燕》两书，回目的文字也都是只有一句，两句相连来看也是相对成文。《好逑传》的十八回分作四卷的情况是：卷一、二各五回，卷三、四各四回。而《幻中游》则是卷一、四各五回，卷二、三各四回。这种分卷的作法，当然就难以避免把两回相对成文的回目文字分割到两个卷次中去了。《好逑传》中第五回属卷一，第六回属卷二。回目文字是：

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

这和《幻中游》的情况是相同的。如第五、第六回就分别是卷一和卷二的内容：

孝顺男变产还父债

贞烈女舍身报母仇

因此，我们说从回目文字相联属的角度来说，这种作法是比较勉强的。但若对原书的实际情况作些分析，也不能说它没有存

在的理由。

《幻中游》四卷的页码是各为起讫的，在数量上也是均衡的。如果把目录加上，包含五回的卷一、卷五各为二十三页，包含四回的卷五、卷三则各为二十页。各卷数量上的均衡似乎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经过编书人一番思考的。如果四卷同时发刻，则很利于速刻速成或同时刻成，加快了出书的速度，这对出版人来说应是非常注意的事情。

这十八回的内容，写了明万历、天启年间湖广黄州府罗田县石峨和石茂兰父子两代人的故事。大致看来，前五回主要写石峨，后十三回重点写石茂兰之经历。

石峨为人刚正不阿，不信鬼神之事。中进士后授官陕西西安府长安县，又升任广西柳州府知府。因不愿为魏忠贤放银收息，弃官归里。罗田县瘟疫流行，石峨夫妇相继去世。而魏忠贤仍怀恨石峨，作计诬陷石家，令赔银五千两于长安县修渠。其子石茂兰变卖家产，押银到长安县看守河工三年。回家后妻子亦不知下落，只得卖字画为生。以后几经曲折，历尽艰难，考举人，中进士，任知府，作布政使，升巡抚，夫妻团圆。妾秋英夜梦神女授以兵符，助夫平定“叛乱”，全家荣华。当然，小说中也描写了从此石家“人口蕃盛，登巍科做显宦者代不乏人”的概略情节。

第一回之前有一篇类似序言的短文，可能出于编者之手，很明确地道出了本书的基本思想倾向。原文不长，摘录如下：

天下事之所有，必非理之所无；而理之所无，恒为事之所有。此以知胶柱之见不可存，而观变之识所应裕也。即如鬼神一说，过溺则邻于惑，太忽则涉于侮。《鲁论》云：“敬鬼神而远之”，斯言至矣！然依古以来，往往有生平不信鬼神，而实默受其策遣而莫觉者；亦有明与鬼神相交，而卒收其裨益于无穷者。奇奇幻幻，出人意表。岂第如黄熊入梦，大厉坏寝，纯在恍惚不可为象之间哉！这部小说，单道有明一

桩故事，乍看近似荒唐，详考确有实据。其中忠臣孝子，烈女节妇，良师信友，义仆贤妓，无不悉备。俾看官有以启其善念，遏其邪心。较之才子佳人，花前月下，徒以偷香窃玉之态，闺阁床第之言，长人淫欲，贻害幼学者，似为不无较异云。

从这里也完全可以看出本书编述立意之所在和取名“醒世”的根据了吧！

书中有两处描写，我觉得应予注意。第一回写石峨到北京应检候验，游玉泉山，逛白塔寺，蹓药王庙、菜市口，一日在琉璃厂买了一部《牡丹亭记》，看完之后，除称道“玉茗公真人才也”外，对《还魂》一出则认为是“疑鬼疑神，学人大病”，因此就一火焚之，以免“惶惑后人。”这和《牡丹亭》之被禁似乎可以联系起来。第七回写石茂兰看守河工回来以后，设帐收秋英，春芳及其弟为鬼徒，以后二女还阳，秋英与石生成亲，这一描写又酷似《聊斋志异》中的段落。至于二者之关系到底如何，则需要另行比较研究了。

《幻中游》的内容情节如上所介绍，它不是《幻中真》的别本则可以肯定无疑了。但其中有的情节描述在其它小说中却也出现过，例如神女梦授兵符，此之前在《水浒》中宋江就有过，之后的其它小说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写书没法，出个菩萨”几乎是这类书中常用的一种手段了。

本书的刊刻质量在坊刻本中还是不错的。当然，这类的坊刻本小说在文字校勘上是粗略的。有的文字错误是明显的，如第十七回目录上题“忘夙仇孤嫠脱困阨”，正文前题目后三字则为“脱阨难”。卷二的书名“奇观”误刻为“音观”。本书中也使用较多的“俗字”，即我们通常说的简化字。如言旁可以刻成“讠”等等，从文字形体变迁来说，也是可以作为参考的一些实际材料。

有两点最令人困惑：一是成书时间，一是作者属谁。

全书最后刻有“大清乾隆三十二年菊月新编”一行十二字。把这里所标明的年月作为刊刻的年月是未尝不可的。但既标明“新编”，那么看作是重新编定的时间也应该是合理的。不论作何种理解或解释，从全书之板刻风格来看，它是乾隆时的坊刻本是无疑的。至于刊刻者、刊刻地以及与封面所题“本衙藏版”之关系，恐怕是难以判断的了。

谭正璧先生曾推测《幻中游》的烟霞主人与《幻中真》、《凤凰池》的烟霞散人“或即为一入”。现在看来，我们仍然只能是推测而已，无法予以确定。同时也很难具体划清编述、编次、订的界说及其相互关系。这里指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而不是一般性的文字解释。如果推测是可以的话，那么，我觉得，步月主人或即与步月斋主人为一入。

题步月斋主人编次的书，现在知道有《幻中游》，而题步月主人编或订的书则不能算少，例如：

玉支玃小传四卷二十回

蝴蝶媒四卷十六回

画图缘四卷十六回

终须梦四卷十八回

情梦析四卷二十回

五凤吟四卷二十回

现在把步月斋主人和步月主人推测为同一入的依据，只是从这几种书的卷回数量上的近似和应用的编辑方法上相近而提出的，直接的证据还有待艰难的搜求。

如果以上的推测万一可以成立，那么，《幻中游》一书则似乎应该成书于清初而不是乾隆时期。这样，题作“大清乾隆三十二年菊月新编”中的“新编”一词，似乎就有了着落，“三十二年”作为刊刻年月亦能成立了。不过，这只是推测，“不敢随便

肯定”。

多年来，本书在国内未见传本，如能影印出版则将给研究者提供直接的资料。对此，我们应该感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协力部副部长松泽隆夫先生的鼎力帮助。同时，我也想起了孙子书先生在给我们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时曾提到过此书，然而这已是四十二年前的事了。孙先生已逝世二年，终未能见到此书之出版。

一九八八年三月得于东京同年五月写于北图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分馆普通古籍组

“上海文献丛书”陆续出版

为开展上海历史文化的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正在出版“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由著名古籍整理和版本目录学家方行、顾廷龙、胡道静、郭豫适、谭其骧、潘景郑等主持。

“上海文献丛书”的内容包括：历代上海籍贯或久居、寄籍上海的著名人士或代表性人物的重要作品，历代上海地区的方志，历代有关上海地区的经济、文化、对外交往等专题资料的汇编等。全书暂定三百种。

“上海文献丛书”的出版方式有以下三种：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善本、孤本、稿本以影印方式出版，既可以存真，又便于流传；整理本，或校点，或注释，重新排印，以便阅读；资料汇编本，详注出处，新编索引，排印出版，以便利用。

丛书第一种是极为珍贵的唐代词学和佛学文献《船子和尚拨棹歌》，已由华东师大出版社用元刻孤本影印出版。明末朱之瑜在日本传授中华礼仪文化的《谈绮》作为丛书第二种，将于近日用日本刻本影印问世。

• 刘 凌 •